

追梦不是年轻人的特权

知 言

王德顺再一次惊掉了人们的下巴——上个月，85岁的他顺利领取了飞行驾照，实现了飞天梦。而他的这一举动不仅刷新了我国飞行学员最大年龄的纪录，也打破了人们对“老人”的固有印象。

王德顺何许人也？年轻时当过售票员，也当过工人。他不安于现状，边工作边读书，转行成为话剧演员。49岁成了一名“北漂”，专门研究哑剧，参演了《闯关东》《重返20岁》等一系列作品。50岁开始健身，65岁学会骑马，78岁学骑摩托，79岁上T台走秀，80岁学打碟，再到85岁驾驶飞机实现飞天梦……

从演员、模特再到挑战蓝天，不服老的王德顺追寻着一个又一个梦想，有网友评论他：“年龄最大的追梦人，感动，佩服！”

曾有人问他：“待在家里陪伴儿孙，享受天伦之乐；或是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，颐养天年，不好吗？”

“这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不是我想要的。我还有美梦要做，我还要追求快乐的生活！”王德顺坚定地回答，“年龄老不老，是老天爷决定的，我们左右不了。但心态老不老，是自己决定的，评判的标准就是看你敢不敢尝试没做过的事。”

的确，追梦从来不是年轻人的特权。广西钦州70岁的杨奶妈，退休后开始学习架子鼓。在侄孙的婚礼上，她挥动鼓槌，奏响了自己的祝福，精气神不输年轻人；

陕西宝鸡76岁的辛世武，55岁时迷上发明创造，至今完成31项发明，其中5项获得发明专利；

以及有着“励志奶奶”之称的摩西，70多岁拿起画笔，80岁在纽约举办画展；

……

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这些励志的老人让我们看到，无论岁月几何，都应该保有对生活的热情。

每个人都有梦想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敢想敢做的勇气和底气！

当你想说“太晚了”的时候，一定要谨慎，因为它有可能只是退缩的借口。只要去做，任何时候都不晚。

诚然，很多事情，从感兴趣到做好，需要付出很多努力。但只要有着一颗勇于追梦的心，每个人都能成为被羡慕的对象。



一场“众筹”的科普活动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报道

“常见的灭火器有哪4种？”“电器、衣物起火分别适合用哪种灭火器？”上周末，运河区滨河社区为辖区儿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活动。与以往不同，这次科普活动是由社区居民“众筹”出来的。

几天前，滨河社区党委书记赵敏在居民群里发了一条信息：社区准备举办儿童科普问答活动，邀请小区居民来参加。

居民韩振超看到消息，不但给孩子报了名，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原来，韩振超就职于一家专门生产安全体验馆的企业，他们生产的模拟灭火设备刚好适合给儿童普及灭火知识。他向赵敏提议，把普及灭火常识纳入到科普活动中来，而他则可以为这次活动无偿提供模拟灭火设备。

韩振超的提议不但得到了赵敏的支持，也如同一块敲门石，打开了居民们的思路。

有人为韩振超的提议点赞，并补充道：“要是能邀请消防员来做讲解就更好了。”

紧跟着，就有居民接过了这个任务。

很快，消息传来了——届时，消防员不但会参加活动，还会邀请孩子们到沧州经济开发区兴业路消防救援站参观。

举办科普活动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10多个孩子参加了这次活动，还有不少好奇的成年人也忍不住过来一探究竟。

“滨河社区是个成立不久的新社区，但辖区居民都很热心，对社区工作非常支持，像这种‘众筹’出来的社区活动已经办了很多次了。”赵敏说。



北京时间8月29日17:30,在东京残奥会举重男子97公斤级决赛中,中国选手闫盼盼夺得金牌。

而与此同时,在距东京数千公里外的沧州市闫村,闫盼盼的家人正在电视机前翘首以盼。但他们并没有等来直播信号,父亲闫建凯不禁担心:“坏了!准是没比好!”

举起改变命运的重量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消息从日本东京传到数千公里外的沧州市崔尔庄镇闫村,比想象中慢得多。

东京残奥会举重男子97公斤级决赛开始2小时后,闫盼盼的家人依然没能在电视上看到比赛画面。最先坐不住的是一家之主闫建凯,朴实了一辈子的他在心里嘀咕起来:“坏了!准是儿子没比好,电视台没让播……”

“但就算再差也得有个成绩吧!还是说儿子在比赛时受了伤?”闫建凯彻底坐不住了。他在手机上搜索“闫盼盼 残奥会举重”,显示的第一条信息让他兴奋不已:31岁的中国选手闫盼盼,以第二次试举227公斤的成绩夺冠,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金牌!

奥运冠军

8月29日下午,日头正盛,闫建凯着急忙慌往家赶。再有几个小时,他的儿子闫盼盼将会出现在东京残奥会举重男子97公斤级决赛的赛场上。他要在比赛开始前赶回去,在电视上见证这一时刻。

关注这场比赛的并非只有闫家人自己。

几天前,村民就在村口拉起了横幅:“衷心祝愿闫盼盼残奥会参赛成功”。

尽管闫盼盼早就已经是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、全国残运会、举重世界杯等重要赛事的冠军。但在村民拉起横幅的那一刻,闫建凯还是犹豫了:“毕竟头一次参加残奥会,万一没比好,多丢人!”

为此,他好几天没睡踏实。17:30,比赛准时开始,但电视并没有直播这场比赛。

村里其他关注比赛的人也发现了这件事,纷纷在微信里问闫建凯是不是记错了时间。

闫建凯确定自己没有记错,但这反倒让他担忧起来——今年年初,儿子在训练时,肩膀意外受了伤,可伤得多重、会不会影响比赛,儿子从来不说。

远在日本的闫盼盼,确实正忍



生活中,辛景超有很多角色:妻子、女儿、母亲。但面对工作,她只坚守一种身份——医生。疫情出现时,她4次冲上防疫一线;寻常日子里,她把12万辖区居民装在心里。

只因身上这件白大褂

很多时候,辛景超会觉得自己是个自私的人——父母住院、女儿高考、丈夫手术……这些年,家里大事小情,她都没帮上什么忙。

但在别人心里,辛景超却是最无私的那一个。

43岁的辛景超是一名医生,在黄骅市骅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任副主任。和其他医生相比,她不必经常面对生离死别,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件轻松的工作——这里担负着23.8平方公里内近12万居民的疫苗接种和老年慢性病体检等工作,而卫生服务中心所有工作人员全算上也只有60多人,其中医务工作者只占六分之一。

每天早到一小时

来体检的老人大都知道,骅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时开门,但辛



和母亲分享胜利的喜悦



长期的力量训练,加上双腿残疾,闫盼盼上半身健壮,腿部却很细。

受伤病的折磨。虽说还能比赛,但疼起来真要命。究竟能发挥出几成实力,连他自己也拿不准。

出征前,闫盼盼曾定下了“保二争一”的目标。在他心里,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,就是2018年亚锦赛和2019年世锦赛双料冠军——伊朗选手索尔西波拉万基。

赛场上,面对数次击败过自己的对手,闫盼盼克服伤病,展现出了应有的实力。开把就成功举起223公斤,确立了第一的位置。第二把又举起227公斤,锁定了金牌。

出色的临场发挥,给了闫盼盼挑战世界纪录——243公斤的勇气。

在此之前,她举起的最大重量是240公斤,并且是在心态更放松的训练时举起来的。而眼下,既有伤病困扰,又是首次参加奥运比赛。能不能成功?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伤病?一切都是未知数。

“竞技体育的过程不就是不断

冲击记录吗?我曾一连举起过4次230公斤,身体上肯定能承受。”闫盼盼向教练道出了自己的理由。

闫盼盼第三次仰卧在举重床上,他要挑战243.5公斤。

握杠、收回、举起……闫盼盼成功举起了杠铃,但可惜由于动作不够标准,裁判判定失败。

但他并不遗憾,迫不及待地给父亲打通了电话。

挑战命运

闫建凯甚至比闫盼盼还高兴。这么多年,儿子的未来一直是他的心病。

闫盼盼8个月大时,患上了小儿麻痹症,双腿留下残疾。

上学那阵儿,他的学习成绩还不错,也考上过大学。但最终因为行动不便,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。

父亲为他想好了出路:学一门

养家糊口的手艺。

但这并不是闫盼盼想要的,他不想认命。

他同父母谈论自己的腿疾,这曾是一家人避之不及的话题。

那一刻,闫建凯知道,儿子长大了。

2013年,闫盼盼参加了残联组织的残疾人运动员选拔,并从近200人中脱颖而出,成为仅有的两名入选举重队的队员之一。

闫盼盼从小壮实、力气大,和同队掰手腕从没输过。可即便如此,和队里其他运动员比起来,闫盼盼还是瘦弱得很。进队头3年,闫盼盼成绩一直垫底,人们甚至一度质疑他成为举重运动员的可能性。

闫盼盼没有放弃,他又给了自己3年时间:“这是一次证明我不比任何人差的机会,放弃了,会后悔一辈子。”

他一天训练六七个小时,无数次重复着同样的动作,唯一变化的是不断提升的杠铃重量,80公斤、85公斤、90公斤……一直涨到240公斤。

黑马出栏

对闫建凯夫妇来说,儿子在举重队的经历像一个谜。

闫盼盼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吃过的苦。最累的时候,田径场里雨淅淅沥沥,闫盼盼却想躺在场地里,不愿起来。

仿佛触底反弹一般,2017年之后,闫盼盼终于步入了平滑而顺畅



举起残奥会金牌

的上升曲线。

2017年入选国家队,参加在墨西哥举办的世锦赛。初次登上国际赛场的他,就获得了第八名的好成绩。尽管在赛场上,闫盼盼紧张得小腿肚子直打转。但经此一战,他打心里觉得:“没什么好怕的了!”

同年,闫盼盼参加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,并斩获金牌,让当初那些并不看好他的人直呼“奇迹”。登上领奖台、手握金牌的那一刻,闫盼盼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:“虽然不是纯金的,但就算有人拿金子跟我换,我也不换。”

全国残疾人举重锦标赛的“奇迹”在一年后被复制。

2018年,闫盼盼再次征战这项赛事,以超过上一次15公斤的成绩再次夺冠,赢得一马平川。

一次是奇迹,两次是幸运,那三次、四次呢?

2018年,亚锦赛铜牌;2019年,世锦赛银牌;2021年,举重世界杯金牌!闫盼盼一步一个脚印,直到将残奥会冠军也收入囊中。

从东京回来,眼下,闫盼盼还在北京集中隔离。对他来说,这次夺冠并非终点,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

等隔离结束后,他将开始下一轮的备战,为获得下届残奥会的参赛资格做准备——11月的世锦赛,2022年的亚锦赛……“有人把我想得很苦,好像因为这病受了多大伤害、有多大委屈似的,其实我从不这么认为,反而觉得它让我学会了坚强,并拥有了从前不敢想象的人生经历。”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 菁

卫生服务中心两头跑,恨不得变成“千手观音”。

她工作起来不要命,认识的人都知道。

2020年年初,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华夏大地,辛景超主动报名,来到黄骅南高速路口值勤。

夜晚寒风刺骨,裹着3层棉大衣也无济于事。

为了让其他人少遭罪,辛景超总是抢着值夜班。可很少有人知道,她刚做完甲状腺癌手术,还是个病人。

在值勤点上,辛景超一忙起来就忘了吃药,好几次险些晕倒。即便如此,她也没错过一次勤。

“不救人穿什么白大褂?”

“我是一名医生,不救人不穿什么白大褂?”辛景超时常这么说。可为了这句话,辛景超舍弃了许多。

去年辛景超在防疫一线值勤时,母亲正住院化疗。“按理说,这个时候,当儿女的是一定要守

工作外,辛景超还得入户为辖区老人发放体检单。

上楼、下楼、敲门、问好……一天下来,辛景超腰酸背疼、口干舌燥,微信步数最少的时候也得1万多。

其实,像发体检单这种事,辛景超是可以不去的,但卫生服务中心人手紧张,“多一个人去,就能早一天发完,老人们也能早一天过来体检。”

想变成“千手观音”

“你好,请扫码、测量体温。”一转眼,辛景超到黄骅客运站疫情防控检测卡点值勤已经一个多月了。

一年多来,这已经是辛景超第四次穿上隔离服了。

对进出车辆、人员逐一排查,测温、查证、验码、登记……尽管已是9月中旬,但闷在厚厚的隔离服里,辛景超的皮肤经常被汗水泡得发白。

这段日子,辛景超值勤卡点和